

俞飞：《柯恩 一位研究中国法的美国人》，载《法治周末》2011年12月27日。

柯恩 一位研究中国法的美国人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三十而立的他毅然投身到了当代中国法律研究中，开欧美中国法研究之先河。尔后的近半个世纪，他一直坚守着这块阵地，为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尽心尽力。他就是，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、中国法研究的泰斗：柯恩

俞飞

如果借用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众英雄形象，为海外当代中国法研究学者诸公推出一份排行榜的话，那么，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各为何人，或许难有定论，但若论谁是笑傲江湖最高英雄“中神通”，则多数研究者认为：非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柯恩莫属。

首席大法官助理弃政从教

1930年7月1日，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，新泽西州一个犹太家庭喜得贵子，他就是后来的柯恩。青年时代的柯恩，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。他21岁加入门槛极高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，并顺利从耶鲁大学毕业。之后受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，赴法国首都巴黎进修国际关系学。回国之后，他担任声誉卓著、闻名学界的《耶鲁法律杂志》主编。

1955年，他以最高分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，备受法学界瞩目。此后他前往首都华盛顿，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助理。期满后，由于表现颇佳，著名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对柯恩也很青睐，又聘请他任助理一年。那时柯恩尚不到而立之年，可谓青年才俊春风得意，锦绣前程无可限量。

但随后，柯恩经反复考虑，最终选择放弃从政，进入学术界。1959年，他毅然挥手告别华盛顿，来到阳光明媚的美国西海岸，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。

当时，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柯恩代为遴选当代中国法专家，并出资帮助开展相关研究。柯恩本以为小事一桩，一口答应帮忙。但与相关人选初步接洽，略加攀谈后，方才发现华裔学者顾虑课题敏感，对合作研究望而却步。而美国学者因汉语不通，无法深入研究。柯恩数月辛苦，四处寻觅，最后却两手空空，一无所获。

柯恩最后横下一条心，自告奋勇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，他自己甘愿承担研究重任。深知内情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高层人士如释重负，立刻首肯。

俗话说：“三十不学艺。”柯恩却不惜冒险一搏，毅然投身到当代中国法律研究之中。

当得知柯恩准备从学习汉语开始研究中国法律时，妻子琼不无忧虑地说：“今后没有一家美国公司会咨询你的。”师友同行对他的决定也不看好，纷纷婉言劝阻。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也来信提醒柯恩，不要抛弃美国法研究的大好前途。柯恩简单地答复：“前方是全新的学术领域，有机会独辟蹊径，我期待成为开拓者。”他告诉恩师，学界里的死对头伯克利法学院老院长对中国法嗤之以鼻。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立刻亲笔修书一封，收回前言，鼓励柯恩克服阻力，持之以恒。信中有这样的话：“以中国的重要性，必有所成，让反对者见鬼去吧。”

开海外当代中国法研究先河

作为一名美国人，在 50 年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，自然困难重重。第一步，语言关就很难闯。柯恩下定决心，尽快掌握汉语。他坚持每周学习汉语 30 个小时，从不松懈，结果进步神速。不过要真正融入汉语语言环境，较长生活在中国社会则是不二法门。经过深入思考，他放弃大多数美国学者常去的台湾，携全家来到当时与内地联系最为密切的香港定居下来。

经过数年学习和研究，1966 年他在《哈佛法律评论》杂志发表新中国刑事诉讼学术研究长篇论文，并一举成名。1968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，好评如潮，奠定了他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。

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柯恩此时“跳槽”到哈佛大学法学院，创建东亚法律研究项目，开始了长达 17 年的哈佛岁月。这一段时间，柯恩在美国培养了大批中

国法英才。之后活跃在美国法学院，各有专攻的李浩、康雅信、安守廉、费能文、贺诗礼、郭丹青等人，无不是柯恩当时的高足。

为改善中美关系尽心尽力

学术研究之外，柯恩还长期关注中美两国的建交问题，并为此积极努力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出任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知名大学教授所组成的学界中国小组主席，向曾为哈佛同事、时任美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机密备忘录，建议尼克松派特使访华。他与基辛格多次在白宫商谈，希望美国政府早日重新制定对华政策。1971年，他在美国政界《外交》杂志发表了题为“承认中国”的专文，指出美国已在错误方向浪费20余年，决不应一误再误，大声疾呼必须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。

1972年，柯恩随美国科学家访华代表团来到北京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见。访华之后，他与研究东方艺术的夫人合著了《今日中国与她的古代珍宝》一书。该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，登上美国当年畅销书榜单。中美两国建交前的1977年，他陪同美国参议员肯尼迪访华，破例获得邓小平的接见，显示中国领导人对他多年推动中国法研究的礼遇和敬意。

此前，有一件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“唐奈间谍案”。朝鲜战争期间，两名美国人唐奈和费克图空降中国东北被捕。美国政府一直否认两人是美国间谍。柯恩与唐奈是耶鲁大学同学，科恩了解当年毕业时中央情报局确曾来校招聘情况。他不惧阻力，在美国报纸发文，公开披露内情，呼吁美国政府承认真实情况。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，终于承认二人系美国间谍。之后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唐奈，轰动一时的唐奈间谍案遂告一段落，中美两国关系中一道难题随之破解。

柯恩首次访华后的第7年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，法制建设开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。柯恩一展才华的时机终于到来。

1979年中国财政部决定参与哈佛大学主办的国际税收政策培训项目。哈佛大学校方对此相当重视，但面对洋洋两大卷的英文国际税收法条，有谁能将其在短时间内翻译成中文？一时间，两国官员焦急万分。柯恩挺身而出，与同事合作，承担了翻译工作，并附带推出数万字的中英文税收术语汇编。

此后，柯恩对法律实践与法律交流兴趣愈发浓厚。1981年，他毅然离开哈佛大学舒适的学者生活，辞去法学院副院长的职务，成为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。他回忆说：“我感觉无法离开中国。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，如果回到哈佛校园，到时就只有对昔日的

弟子、如今中国法律的研究权威艳羡的份儿了。”

柯恩此时焕发出人生的“第二春”，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获准执业的外国律师，他大力协

助中国财政部国际税务方面的立法，同时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展开实务交流，用中文为北京市政府官员讲授国际商法课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，柯恩受聘成为首批中国贸促会海外仲裁员。美国大公司更纷纷找上门来咨询讨教，如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就邀请他担任常年法律顾问，请他为其对华投资献计献策。

1990年纽约大学全球礼聘中国法专家，柯恩应聘重回学术界，担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。

古道热肠桃李满天下

如今柯恩先生早已桃李遍天下。全美各大律所中国业务的合伙人与中国法教授多为他的弟子。前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也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。柯恩先生素来热心助人，对后学提携不遗余力，留下不少动人故事。

美国律师罗斯曼回忆，他在密歇根大学本科主修中文时，对个人前途一片茫然。一次，他听完柯恩一场学术讲座，贸然与柯恩联系寻求指导。柯恩异常热心，强烈建议他毕业后报考法学院，并赠送若干相关书籍。罗斯曼听从了柯恩的建议学习法律，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他颇有感慨地说：“很少有人像柯恩一样耐心倾听我这样无名小卒的想法。”

除了为美国法学院培养大批中国法专家和律师，柯恩在哈佛大学时所指导的诸多台湾弟子，如今不少也活跃在台湾政商学各界。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就是柯恩的学生。

去年逝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，也是柯恩的好友。1973年8月，韩国铁腕将军朴正熙，指示情报人员在东京秘密绑架金大中，准备到公海实施暗杀。金大中助手急忙致电柯恩，柯恩立刻联系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，请求协助。据金大中先生回忆，正当他被蒙住双眼，五花大绑，即将被丢向大海的千钧一发之际，耳边猛听到美国军机之声，绑架者停住了手，他惊险获救，最终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柯恩多年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，学术兴趣不仅限于中国法律，还兼及越南和朝鲜法律。1972年他通过中国访问朝鲜，成为第一位访朝的美国法学家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多次赴朝，就成立涉外商事仲裁委员会、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办分所、推进法学教育交流等提出建议。他告诉中国学者，中国法律对朝鲜与越南影响很大，值得关注。通过研究越南和朝鲜法律，可以更好总结中国法制发展的成功经验。

今年柯恩教授将迎来他的八十寿辰，回首往事，他倍感自豪。老人对中国法治的前景很有信心：“40余年，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，法治大有希望。我的一生贡献于此，小有所成，又有何遗憾？”